

# 湿漉漉的左肩膀

□ 张军霞

有多少梦想，多少青春  
在流年光阴里  
凋零、湮灭  
转瞬间无影无踪  
再也不见

其实本不该奢望  
岁月就像流水  
你何曾见它回头  
古人早已感叹过了  
如池塘春草，如阶前梧桐

有时感觉很恍惚  
比如我初见你的那天  
想的就是永恒  
而第二天离别时  
记忆恍若隔世

长亭古道，芳草依依  
即便能把时间拉长到百年  
人总还是要离别的  
这就像个宿命  
你我都不过是过客

是这春天的过客  
也是这山水的过客  
也好，既然有幸路过人间  
又恰好遇到你  
那就说声你好，再离开

能遇见，真的是好幸运  
要刚好在这个时间  
又刚好打此路过  
这便是缘分吧  
现世可没有剧本，更没有导演

并且时常有更残忍的  
直到剧终了都没人上场  
你只能凄凉地离开  
怅然若失  
怅然心痛

所以应该懂得知足  
对一切的遇见  
对一切的刚刚好  
有你，有我，有这方天地  
就已足够

遇到你，便开始有梦想  
想去很多地方  
看很多风景  
有梦想就开始有憧憬  
时光开始充满期待

比如想去独库公路  
想看天山云海  
想吃牛奶山楂  
想见远方的朋友……  
有期待是幸福的  
要祝贺你，这是生命的馈赠

即便秋天来临  
那又何妨  
果实香甜，秋叶绚烂  
残荷也很有意境  
别急着赶路，何妨坐一会儿  
一杯茶，几页书  
珍惜幸福时刻

人世繁华  
留恋或者流连  
追求或者等待  
你珍惜着，就欢喜着

我躲在时光城堡里  
仰头望着窗外  
感受阳光和微风  
慢慢回放记忆  
温习美好的过往

我不是孤胆英雄  
没想过要抵抗时间  
我只是淡然地、安然地  
在它的怀抱里  
假装回到了故乡

## 春水之芹

□ 朱文杰

最初识芹，是因为《诗经》中的一句诗：“思乐泮水，薄采其芹。”究其来历，是因为泮水之边有泮宫，即鲁国的学宫，不知何年开始，据说读书人若是中了秀才，到孔庙祭拜时，得在泮水边采些芹菜插在帽上，这才算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因此读书人在过去又叫“采芹人”。

以前读“薄采其芹”言采其芹”等诗句时，一度以为此芹即常吃的芹菜，直到近日看了一本书，看到对其注释为“水草可食”，再看书中所绘插图，茎管状，有节有叶有花，才恍然大悟：原来《诗经》中的芹是水芹菜，而我们常吃的芹菜称药芹。水芹的名字有不少，《尔雅》称芹为“楚葵”，晋之周处在其《风土记》又说“萍草，芹菜之别名也”，也有叫水英与蕲菜的。

现在仍然清楚记得第一次吃这种与“读书人”密切相关的芹菜，清炒水芹加些红椒丝，猛火炒。

一日途经堤岸，被小巧秀雅的黄花迷了眼。它们像一个个迷你版向日葵，缀在枝间炫目而靓丽。那如阳光般灿烂之色，醒目又亮心。我驻足花间，顿觉朵朵清新雅致，宛如下少女般清纯可人。清风逶迤，纤柔娇俏的花儿在风中摇曳。一只羽毛洁白如雪的鹭鸟在水面滑翔，拍得涟漪如花，也惊醒了我那些栖息于记忆深处的往事……

在漫漶岁月的那头，讲台上，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讲台两侧，一盆盆金黄色的花儿悄然绽放，那清幽淡雅的芬芳在教室里氤氲弥漫，似乎每个人身上都熏了一息花香。大家的心倏忽间静了下来，老师那生动而带着浓浓鼻音的陕北腔，听得我们神游般进入了“百草园”。有那么一刻，我甚至离奇怪异地想，鲁迅先生那妙趣横生而又勃勃生机的园子里，可有这清香怡人、如少女般活泼清丽的花儿。

有一次，老校长看我在花旁爱不释手地犯“花痴”，便将这花的

角落听儿子说话。这孩子从小就跟我相处得像朋友，遇到啥难题，都喜欢跟我聊一会儿，小时候尤其如此。如今长大参加工作以后，他也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已经很少向我倾诉烦恼了，除非他心里实在有绕不过的弯。这一次果然又是如此，没等我追问，他就跟我说最近面临工作岗位的调整，他觉得现在的工作压力不大，薪水待遇也不低，如果换成新的岗位，还要重新学习业务知识、适应新的人际关系，等于一切从零开始，他不确定是否要接受这项挑战，这几天一直有点纠结。

我静下心来，陪儿子慢慢梳理思路，把不换岗和换岗的利弊，结合我自己的职场经验，一条条帮他分析。随着进一步的交流，我意识到儿子内心是愿意接受新挑战的，于是果断地为他加油打气。挂断电话时，儿子的语气已经变得愉快了，我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转身下楼，这才感觉到拎着水果的手早就又酸又麻了。刚把伞收起来进屋，女儿立刻惊讶地问：“妈妈，你分明打了雨伞，怎么左边的肩膀全都被雨水淋湿了？这一次，我可没有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赶快走到稍微僻静些

的角落，衣服都粘到身上了，回想一下跟儿子通电话时的情形，左手拿着手机，右手举伞的同时拎着水果，一定是在我不经意中，手里的伞一直在向右倾斜，仿佛当时儿子不在遥远的异地，而是就站在我的身边，像小时候他放学遇到下雨天时那样，正等着我用手中的大伞去为他遮风挡雨。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村里上学，遇到下雨天，母亲也会撑着家里唯一的旧雨伞去接我。路上，我也时不时会看到别的母亲来接孩子，没有人指挥，这些母亲们的动作却那么整齐划一，那就是不约而同把伞向站在旁边的孩子那里倾斜。于是，雨中就出现了母亲们“湿漉漉的肩膀”，或左或右。

那时年少无知，没有注意到过多的细节，现在回想起来，随时准备着把手中的“伞”，向自己的孩子那一侧倾斜，尽可能为他们遮风挡雨，大概是所有母亲的习惯吧。也许有一天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手里有了自己的“伞”，但身为母亲的我们，还是忍不住要把手里那把或许已经“老而旧的伞”伸过去一点，再伸过去一点，哪怕让孩子少淋一点点雨也好。

我这才感觉到左边的肩膀湿



春到山村 李海波 摄

## 开在时光里的花

□ 李仙云

“前世今生”向我娓娓道来。原来这花叫“黄金菊”，是在我们子弟学校的一位老师，回家探亲时千里迢迢带来的。那位老师说，这花是她母亲最喜欢的，在她离开母亲的那些日子，是这些一个个像太阳般明灿灿的花儿，每天像一缕缕阳光照进母亲心里，陪伴母亲度过了那些恩心切的日子。而那位老师，把人生的芳华岁月，都献给了我们这些常年随父辈们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学生。

有次在花街徜徉，突然被一株株形似“小太阳”的花迷了眼醉了心，上前指着那明艳绝伦的花儿问花店老板，这可是黄金菊？老板说，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玛格丽特花，那一大片色彩艳丽、开得缤纷绚烂的都是。老板看我如遇知音般对此花钟情不已，便告诉我，这花儿原产于北非加那利群岛，因为有个叫玛格丽特的挪威公主喜爱至极，就用自己的名字，替这美丽的花儿命名了，也叫少女花。

正说话间，过来一对年轻伴侣。妻子惊呼着对丈夫说：“哇，

出水面，远远望去油绿绿的一片，挨挨挤挤地叠着。

不久，就有人穿着防水衣下芹田了，那应该是真正的采芹人，亦称“踩芹人”——因为他们是用脚去踩的。他们用脚不停地顶着水芹根部，略略有些松动了，便抱起一把顺水轻轻往上一使劲，整捆的水芹便上来了，于是任其漂在水面，再踩下一把，等到结束时，捞起来在水中清洗一番，再把它们抱到岸上，剪去老根，扎成一大把一大把的。清代张世进有诗云：“春水生楚葵，弥望碧无际。泥融燕嘴香，根苗鹅管脆。”他用“鹅管脆”来写水芹的根真是形象。我自己也一直偏爱水芹的白根，当把根上的须子都摘了进行炒食，尝起来脆而肥、淡而甜，没有一丝渣滓，真是无可名状。

每次经过乡间，看到不远处一块块的水芹田，很大的水面上细而碎白的水芹花点缀其中，总让人又惊又喜，别有一番韵味。

玛格丽特花，这可是我们的爱情之花！”真是一语惊得众人奇，我也伸着耳朵留心聆听。她说，大四那年，父母让她回乡，可她却暗恋现在的丈夫，想与他去同一个城市打拼，就在她举棋不定的时候，有天在花店买了一束玛格丽特花，只因在书中看到，这神奇的花儿可以预测恋爱。在那个满天星辰的夜里，她手持花儿，一片片摘下花瓣，嘴里喃喃着：“回家乡，和他在一起……”当摘下最后一片花瓣时，答案是“和他在一起”。于是，她义无反顾，决定倾心内心的声音，选择和他在一起。夫妻俩选了一盆花心是一圈圈深红色，花瓣却是粉色系的玛格丽特花，幸福满满地相拥着离去。

我一直深信，人与植物是有着一颗共情之心的，一叶一妙曼，一花一灵韵，那在枝间粲然绽放的玛格丽特花，盛放之时如“太阳”静沐心田的润泽与暖意，总能带给我一种力量和活力，那蕴藏于花儿灵动气息间的悠悠往事，忆起也总让馨香溢满心间。

假期我应朋友盛邀，参加了一个由她组织的旅行团。一个旅行团，20名女性，3名中年男性，其中一人还带着夫人。这些女性年过三旬，都是已婚，风韵正存。随这样一个男少女多的团队旅行，途中的热闹、有趣和温馨扑面而来，让你快乐，让你纯洁，让你年轻。

我生性粗犷，不懂女性，更谈不上“闻香识女人”。这次旅行使我第一次这么近地了解她们，一知半解地“读”到了她们的善良、她们的快乐、她们的知性。

说她们知性，是因为她们貌美、善良、内敛，从内而外流露出良好素质和爱心。这种知性是岁月积累和知识的沉淀。她们丰富而内敛、饱满而热情，有了经历，有了故事，便会知性，在举手投足中，不刻意地流露一种岁月历练后的美丽与智慧、干练与高洁。

我是坐上去机场的大巴后，才发现这个旅行团多男少，一车满是让人炫目的“花朵”。女人如花，爱旅游的她们更是一朵朵鲜艳的花，花开荡漾，给人芬芳，于是我就在满场芬芳中开始旅行。

知性女人的旅行是摄取，更是展示和开放。她们在用眼用心感受风景的同时，也在向世人展示自己的风采和芳华。她们或是衣香鬓影，或是略施粉黛，又或花枝招展，就像一朵朵娇艳的花，竞相在异乡的土地上灿烂开放。

与她们同行，首先会发现行李多。每个人都拖着一个到两个硕大的箱子，沉重无比，里面的东西我不需说。反正每一件物品都是她们左思右想，精心挑选的。一件大衣、一条丝巾、一把阳伞，都倾注了她们的心思、考虑、品位，甚至一副手镯、一枚胸针，都透露着她们的韵味。箱子里是女人的百宝，该有的都有，当然更多是食物，以保证她们无时无刻地含英咀华，食之不厌。

与她们同行，还得习惯享受她们云穿石裂的笑声和喋喋不休的聊天。文学大师钱钟

书说，女人多的地方笑多。在车上、途中，常常可以听到突然爆发的笑声，让你惊艳不已。至于为什么笑，笑什么，不得而知。习惯了，你就当是疲惫时的强心针、郁闷时的兴奋剂。

俗话说，三女一台戏。车上20位女性，该有多少台戏。旅行不少时间在车上，这使我有机会“享听”她们不知疲倦地聊天。虽说有些乏味，但有的也很有趣。大都是什么东西好吃，今天拍湖水、拍胡杨林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我拍的照片好不好之类。

与她们同行，享受其馈赠各种零食小吃的口福是自不待言的，这样的旅行不仅让你秀色可餐，还能让你饕餮所饱。美食是女人无法抗拒的存在，旅游途中肯定会有各色水果、风味小吃，遇到这些诱人的食物，她们就会挪不动脚，大买特买，大快朵颐，路上车上吃个不停。时不时也会给你一点，让你不花钱，不费时就可以享用各种美食名点。

与她们同行，不总是快乐无边，懊恼气愤也有，而我就要学会耐心，包容她们，特别是拖拉、不守时。与她们同行，按时准点只能是一种奢望。化一个妆，补一点粉，换一套衣服，让你等上半小时，司空见惯。拍一个胡杨树的背景照，她们可以回换几套衣服，不厌其烦地摆无数姿势，让你等上个把小时并不过分。更有让你叫苦不迭的是经常丢三落四，你得当好“收容”和“保姆”。有时车快开了，忽然想起旅行包或手机还忘在酒店或饭堂，身份证件又不知道放哪里，让人怒嗔不敢，啼笑皆非。不过知性女人温存，你取笑也好，责怪也罢，恼怒也行，她们都一笑了之，下次还是我行我素。

这次旅行，我就这样被一群知性女人包围，没有疲惫，只有快乐和安慰，是一种笑在心里的幸福，一种胜读十本书的摄取，应该庆幸。而我就在这种幸福中读着她们，像欣赏美的艺术品。

“又到农间春耕时，花儿盛开农忙时。”这是我儿时常常耳闻的乡村俗语，如今成为一段难忘的成长经历。我的故乡在忠信腹地的小平原盆地，属于丘陵地区，主产水稻。稻田分为早田和水田。早稻田其实就是在围绕丘陵小山包的不规则的半月形梯田和山坑田，但春季雨水充足，被农民用种一季稻，夏季至冬季多被用来种番薯和其他旱作物。水稻田一年只种两次水稻和一次冬种作物。不过，冬季农作物生长慢、周期短，忠信人在冬收后立刻翻地种上火蒜，既得好收成又不影响来年春耕。

儿时的春耕，是乡村的美丽风景，也是我们玩耍的乐园。冬修水利后的田野上一块挨着一块、阳光下镜面一样的水田，倒映出蓝天上流动的云彩，即使丘陵坡上半月弯似的连成一层层错落有致的梯田，也灌满了水。田埂上，枯叶被吹进田里，漂浮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仿佛远行的小舟。不少鸟儿来光顾水田，东孵、白鹭、喜鹊扇动翅膀，在田野上空盘旋，发现田里的蝼蛄、小鱼、泥鳅和蚯蚓后，立即飞到田里捕捉。野鸭子有时浮在水面，一边游戏，一边嘎嘎叫着，远远一看，和家禽分不清。白鹤露着长长的脚杆，在水田里行走，警惕地转动眼睛观察周围有无危险。至于一种叫水雀的小鸟，它倏地飞到水田里，又倏地飞向天空，掠得水面微澜荡漾，却没见它捕捉什么食物，也许是去喝水吧。

儿时的水田里没有人养鱼，却有不少鱼、虾、泥鳅、黄鳝以及小河蟹。犁耙的时候随着铧犁翻转，田水哗啦流进犁沟，一些鱼虾在泥土上一动不动。犁田的大人让牛儿停下脚步，将鱼虾泥鳅黄鳝蟹等捉来，放入早已系在腰间的鱼篓里，然后带回家，清洗干净，或蒸、或煮、或油煎，真是山珍佳肴。乡村调料有限，最简便的一种办法，是用野蕉叶包着鱼虾蟹，用棕丝系好，埋到草料燃烧的火堆里，听到轻轻的“啪啪”响声后，掏出来，打开芭蕉叶，香味扑鼻。

故乡的春天很冷，特别是下雨的时候，但这种寒冷，带给我们春天的希望。春耕生产时，人们选择几块肥沃向阳的水田做秧母地。将地块的

## 怀念少年农间春耕时

□ 吴振尧

如今，故乡的山坑早田退耕还林了，种上了猕猴桃、三华李、山茶树。村前的水稻田，人们改变了传统的劳作耕种模式，采用抛秧、播种机、收割机等方式进行现代化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耕牛犁田耙地的景象也随之成为历史。

春天里，怀念少年农间的春耕是我抹不去的一道生活痕迹。